

雅索

譯民僂李 著雅娜綺萊查



行印社版出第有



3
27
C9



雅 索



譯民復李 著雅娜綺萊查

北 京 出 版 青

AWT 604/66

С. ЗАРЕЧНАЯ
ГОРЯЧЕЕ СЕРДЦЕ

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部國家兒童
書籍出版局 1942年在莫斯科·列寧格勒出版



索

雅

著者：查萊綺娜雅

譯者：李 儉 民

出版者：青年出版社
發行

總管理處：北京東單二條三四號

營業處：北京 上海 西安 重慶
廣州 瀋陽 漢口 太原
濟南 福州 無錫

印刷者：青年印刷廠
北京鐵獅子胡同十二號



1951年4月出版

1—25,000(京)

定價人民幣3100元

索 雅

熱氣從盛着馬鈴薯的碗裏冒了出來，小屋裏的空氣似乎變得混濁不清了。或許是雨、或許是霰子，沉重地敲打着窗子。門每分鐘都在碰響。孩子們噤噤發抖走進屋子，很快地在那用繩子吊在空木桶上面的雙口水壺下洗手。冒着雨絲和十月的寒風勞動，結果使他們胃口大開；甚至連那第一道是菜湯第二道是馬鈴薯的老一套飯菜，也吃得乾乾淨淨，沒有那一個對它加以抱怨。

伏夫加·美特維脫科夫，瘦怯怯的高個子，在木桶上面洗着他那凍得通紅的大手。

「有電報來叫伊爾卡·科斯金娜回去。人家的運氣真好！他明天就要乘車走了。」

「唔！真的？」

尤拉·伏斯脫略科夫那伶俐的、鼻子尖尖的臉孔，從木桶上面抬了起來，滿臉都是肥皂的泡沫。

「是誰叫他回去的呢？」

「自然是他的爸爸和媽媽囉，還有那個會來叫他？敵人已經離莫斯科不遠了，你明白嗎？這對他們的伊爾契卡（註一）可危險啦。但對於我們這些人呢？却不會有危險的。」

「我不明白我的爸爸媽媽在轉些什麼念頭！已經在這裏挖掘了整整三星期啦。掘夠了！我的皮鞋已完全穿壞了。」

「我的褲子已經撕爛了呢。」

「嚇，你們！難道不怕難為情？老是關心着自己。又是皮鞋……又是褲子……可是人家爲國家拋棄頭顱也毫不抱怨。」

伏夫加轉過身來。科里亞·薛羅夫高高地聳起了肩膀，兩手插在褲袋裏，顯出特別鄙夷的神情向他們看着……

伏夫加略微感到有些不安。但這對尤拉却毫無用處。他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的一般，繼續往下說道：

『我一定要寫信給爸爸，讓他把我叫回去。』

『噢，我們決不會放你走。看你多結實！科斯金娜呢，就不同了。她有肋膜炎。現在還在咳嗽呢。』

姑娘們通常總是來得遲一些的。因為在吃點心之前，她們得先跑到自己住的小屋裏去整頓梳洗一下。這一天姑娘們很激動地成羣湧了進來，整個屋子頓時充滿了尖嗓子的聲音。

『如果這樣的脫離羣衆，她還算是個什麼青年團員。』

『你最好還是向她當面說。』

『爲什麼要我獨個兒說！得由大家開會責備她。』

『對的。』

『這是在說索雅吧？』伏夫加問道。

『自然囉，說的索雅。今天會上我們非得責問她不可。』

『但她本人到那兒去了？爲什麼要躲起來？』

『她收到了她媽媽的來信。在讀信。立刻就會來的。』

門一響，索雅進來了。大家頓時不做聲。索雅明白大家說的是她，臉上頓時紅起來了。她很生氣，臉也就脹得更紅。她默默地走到自己的位置裏坐下。又默默地吞嚥着冷了的菜湯。

小屋裏開始了不平常的靜寂。只聽見羹匙叮噠發響，雨滴打着窗子。

『你怎麼啦？說呀，』華里雅用肘彎碰了碰瑪麗娜，『方才煽動了大家，現在反退縮了麼？』

『到時候我自會說話！走開些！』

索雅吃着，也不抬頭望一下。她的耳朵在發燒。

姑娘們互相嘲笑著，時時看着瑪麗娜。

『好一個女英雄！』不知那一個男孩揶揄瑪麗娜道：『假使沒有勇氣，還不如不

要反對人家的好。」

『因為索雅是對的，所以瑪麗娜害怕了！』華里雅憤激地喊道。

『我自己知道怎麼辦！』瑪麗娜怒冲冲地說道，一面走到大家前面叫道：『同學們，在我們的工作隊裏出了怪現象。有幾個隊員脫離了大家，而且——』但她的聲音響了一下突然斷了。

坐在斜對面的索雅抬起了頭，帶着好容易才能覺察出來的嘲諷表情，看定了瑪麗娜。她那淡綠色的眼睛，由於睜大了瞳人幾乎變得黑艷艷的。

『我不懂得，為什麼要加上這樣長的序文，』索雅簡單地說道：『你要責備我，乾脆對我直說好了。』

『不要教訓人！』伏夫加挑戰地喊道：『你以為，我們怕你了！』

『不要吵，伏夫加，應該有組織地來，』尤拉打斷他道：『同學們，我認為我的話大概能代表大多數人的意見，那就是：索雅的行動，使我們大家都很奇怪。她離開了集體，把自己想像為一個特殊人物……就一個青年團的女團員來說，這至少是奇特

的。」

「奇特？那還說得不夠！」周圍的孩子們亂闐闐地喊道。

「不是奇特，而是使人憤怒！」

「讓她說個明白……」

索雅等待着，直到鬧聲靜了下去，然後靜靜地說道：

「我們被派到這裏是來工作的，是吧？那末我們就應該認真地工作，可是你們……」
孩子們簡直就爆發了。

「我們怎麼樣？呸，你說，我們怎麼樣？我們的工作不認真是不是？」

「她怎敢說這樣的話？」

「是的，你們工作得不認真，」索雅重覆道：「所以我不願意參加到你們這樣的工作來。」

「她侮辱了全體工作隊！」瑪麗娜喊道。

「我並不願侮辱那一個人。難道說老實話就是侮辱麼？」

「那麼你倒說個明白，爲什麼照你看來，我們工作得不認真？」

「對，對，叫她說個明白！」

周圍儘是含着憤怒的火花的眼睛，脹得通紅的臉頰，不懷好意的冷笑……

「他們怎麼了，真的不明白嗎？還是故意不肯承認？」索雅心中暗暗詫異。

「近幾天來你們工作得太快了，因此……」

「太快了？」周圍鬨笑起來，「照你的辦法，該怎麼工作？得慢一些麼？」

「同學們，她守着那句『慢步走遠路』的老話呢。」

「而且是從目的地往回走的。」

「你們吵嚷得夠了！請先讓我把事情說個明白。」尤拉叫道：「的確，近來我們比以前工作得快……但只要我們完成了任務，上面就應許我們回家。因此大家加倍努力了起來。但這又有什麼不好？工作是骯髒的、辛苦的。自然，那一個人都想回家。我以爲，科斯摩傑米揚斯卡雅（註二）也不見得例外吧。」

索雅聽着同志們的話，覺得很詫異。這就是說，他們真的和小孩子一般不懂事。

但他們已是十年級生啦，已到了應該明白事理的時候。

索雅笑着說道：

『自然，我也想望回家。難道大家所期望的事還少？加快工作——這是非常好的，只是不要影響到工作的質量。一味求快的結果，你們就只會挖掘着表面的泥土。很多的馬鈴薯就這樣的留在地下，爛掉了。但是目前前線和後方却都很需要馬鈴薯。因此我說，你們工作得不認真。』

『拿證據來！』瑪麗娜憤激地喊道。

『這並不難。計算一下你昨天的工作成績。一平方公尺的面積內，能得到多少公斤的馬鈴薯？我已計算過自己的。我所掘的要比你的多上許多。』

孩子們沉默了，大家都感到不安。因為索雅從來不說謊，大家都相信她所說的話。

『但為什麼你不早說呢？』瑪麗娜責備她道：『為什麼你要脫離大家？這是不好的。』

『因為我先要親自檢驗我工作的結果。我不歡喜憑空瞎說。』

『不對！』伏夫加咕噥了一下，一面却把身子轉了過去。

進餐時的間歇過去了。工作隊的隊員們緩緩地散了開去。索雅第一個走出了屋子。華里雅急忙跟着她。

『我全心全意站在你的一邊，索雅契卡，全心全意！』

『因為她是對的，』尤拉說道。

『對的，對的！真理不是光用你這種態度可以證明的。』伏夫加低聲咕噥道。

『不論對不對，我們大家必須加倍努力，』華里雅用教訓的口吻說道：『決不能讓馬鈴薯在地下爛掉！』

那天晚上，索雅坐在桌角傍，在昏暗的小煤油燈下寫信給她的媽媽。

『親愛的媽媽！

原諒我這麼久沒有給你寫信。老是沒有閒空。媽媽，你大概已經知道：我們在這兒掘馬鈴薯，幫助集體農莊的莊員們收穫農作物。一天工作量的標準是一百公斤。我們努力想達到這個

水平。昨天我已收了八十公斤。在這兒我們必須償付我們的伙食。但路費是由集體農莊支出的。

親愛的媽媽，你近來好嗎？我常常想起你而且爲你感到不安。我非常牽記你。但是我很快就可以回來了，只要我們把馬鈴薯收穫完成。我們在這兒吃得飽，基本的糧食就是馬鈴薯。還有牛奶（一天喝三杯）。近幾天來——第二道菜甚至是豬肉。給我問舒拉的好，還有我們所有的親戚。我仍舊記着日記。媽媽，原諒我，因爲工作很骯髒而且並不輕易的緣故，我穿破了套鞋。但請你不要焦慮，因爲還有別的鞋子保障着我，我一定無病無痛而且毫不受傷地回到莫斯科來。」

索雅把鋼筆放到桌子上去。

是不是把和同志們衝突的事情詳細寫給媽媽呢？還是留待以後再說？如果媽媽處在她的地位，就一定能夠好好地接近同志們不使衝突發生。她有多強的自制能力；多機敏的手腕和多深的涵養功夫呵！

索雅嘆了口氣，搖搖頭，繼續寫下去：

「祝您安好，

您那不值得您愛，但是非常愛您的女兒。

索雅 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」

她把信往旁邊一推，動也不動地坐了幾分鐘，像是在傾聽什麼又像是在沉思默想。她最歡喜這個周圍一切都已沉睡的深夜時分。燈光幽幽地照着那放在小屋正中的桌子，照着闊板櫥和睡在上面的女同學們。由於姑娘們睡夢中的呼吸，由於蟋蟀唱歌也似的鳴叫和某些含糊的瑟瑟發響的夜聲，壁角裏的黑暗彷彿變得活起來了而且開始暖和起來了。

索雅翻開了日記，翻了幾張到某一處停了下來。

「必須尊重自己但又不能把自己估價過高。不要鑽在個人的繭殼裏，也不要單面的看問題，不要叫喊，認為人家不尊重你、對你估價不夠；愈是努力檢點自己的行為，自信心就愈能增強……」

這是她在去年爲了她和家庭主婦們之間的一段歷史而寫的，她往回翻了幾張誦讀

道：

「由於我的提議，我們全級同學負起了使家庭主婦們識字的責任。她們住在荒地那面季米里雅席夫學院（註三）附近的那些屋子裏。大家起先很熱心，但接着熱情冷却了，拋棄了這個工作。是的，在嚴寒的冬日走過荒地，是非常不愉快的事；但既然開始了工作，就必須幹下去。我懇求着他們，勸說着他們，甚至羞辱着他們，却沒有什麼結果。我使我自己所負責的那個家庭主婦識了字，她親自寫了感謝的信送到學校裏來。但是我們曾經允諾每人掃除十個文盲。而我，因為是這一隊的組織者，覺得在青年團區委會的同志們前面非常慚愧，因為我們沒有能夠完成任務。我們那些同學們呢，不僅不感覺自己的錯誤，反而還要時常來譏笑我。

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

大年夜，我們級裏的女同學們互相在賀年片上寫出各人對朋友的希望。當克里姆林宮的大鐘敲完十二下，大家必須把賀年片燒成紙灰吞下去。據說這樣一來同學所寫的希望就會實現。孩子氣的玩意！自然，我是既不會燒它也不會把它吞下去的。但華里雅賀年片上的話却值得記在日記裏：「索雅妮卡（註四），批評人家不要這樣嚴格，不要太輕易地把自己的心剖示給別

人看。你知道嗎？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利己、阿諛、虛偽的傢伙。他們說的話，你最好是一些也不要加以理睬。親愛的！這個希望與其說是賀新年的話，還不如說是像個教訓，你說對麼？」

對的，華里雅，可是你那教訓並不能給我帶來什麼益處。我還是要繼續嚴格地批評自己和別人。每個人生活的目標，就是使所有的人民都得到幸福。假使人們真的是這樣壞，難道我們還值得爲他們而生活，而且爲他們的幸福而鬥爭嗎？

總之，華里雅的賀年信只是對人們的毀謗。真正的人，這是像車爾尼雪夫斯基（註五）、謝夫欽科（註六）、馬克思、列寧和斯大林一樣的人。自然，這些人是卓越的，在目前，和他們相像的人暫時還很少，但這樣的人一定會愈來愈多。人必須培養。」

她很快地翻着日記，翻到沒有寫過的地方。她記下了日期，開始用細小但又非常清楚的筆跡寫道：

「對於由馬鈴薯而引起的衝突來說，無疑地我是對的。我們必須認真工作。這不是個人的自尊心問題，而是一個有關公衆利益的問題。但是爲什麼他們這樣生氣？這決不僅僅是因爲我揭露了他們。毛病還在於我處理事情的方式不够靈活。必須先和他們談話，用理由解釋。這

樣，也許，我不會犯脫離羣衆的毛病。

姑娘們說我太驕傲。可是驕傲難道也是罪惡？「人——這個字的本身就在驕傲地發響。」還有我所非常喜愛的另一句關於人的格言：「人必須是各方面都很美好的：容貌、裝束、靈魂和思想。」我這樣嚴格的要求自己和別人難道不正爲了這個嗎？我希望人人都很美好，使他們能夠符合高爾基的要求：「人——這個字的本身就在驕傲地發響。」

今天華里雅又安慰了我。她說，我有一顆熱烈的心。真的是這樣麼？有時我覺得，彷彿我的內部會整個地沸騰起來。尤其是當我被某些事情所激動或者對某一事情發怒的時候更是如此。可是在外表上，我永遠是緘默的。」

遠處的什麼地方，傳來了半睡半醒的雄鷄叫。索雅記起第二天早晨必須在六時起床。她闔上了日記，吹熄了燈，很快地脫去了衣服，躺下睡覺。燈帶上面的燈花，在黑暗中顯現出橘黃色的條紋。屋裏發散着煤油的氣味。睡昏昏的雄鷄，已開始在村子裏相互呼應啼叫。

在這三星期中間莫斯科已變了樣。她變得更其警戒、嚴峻和閉鎖。公共建築物、